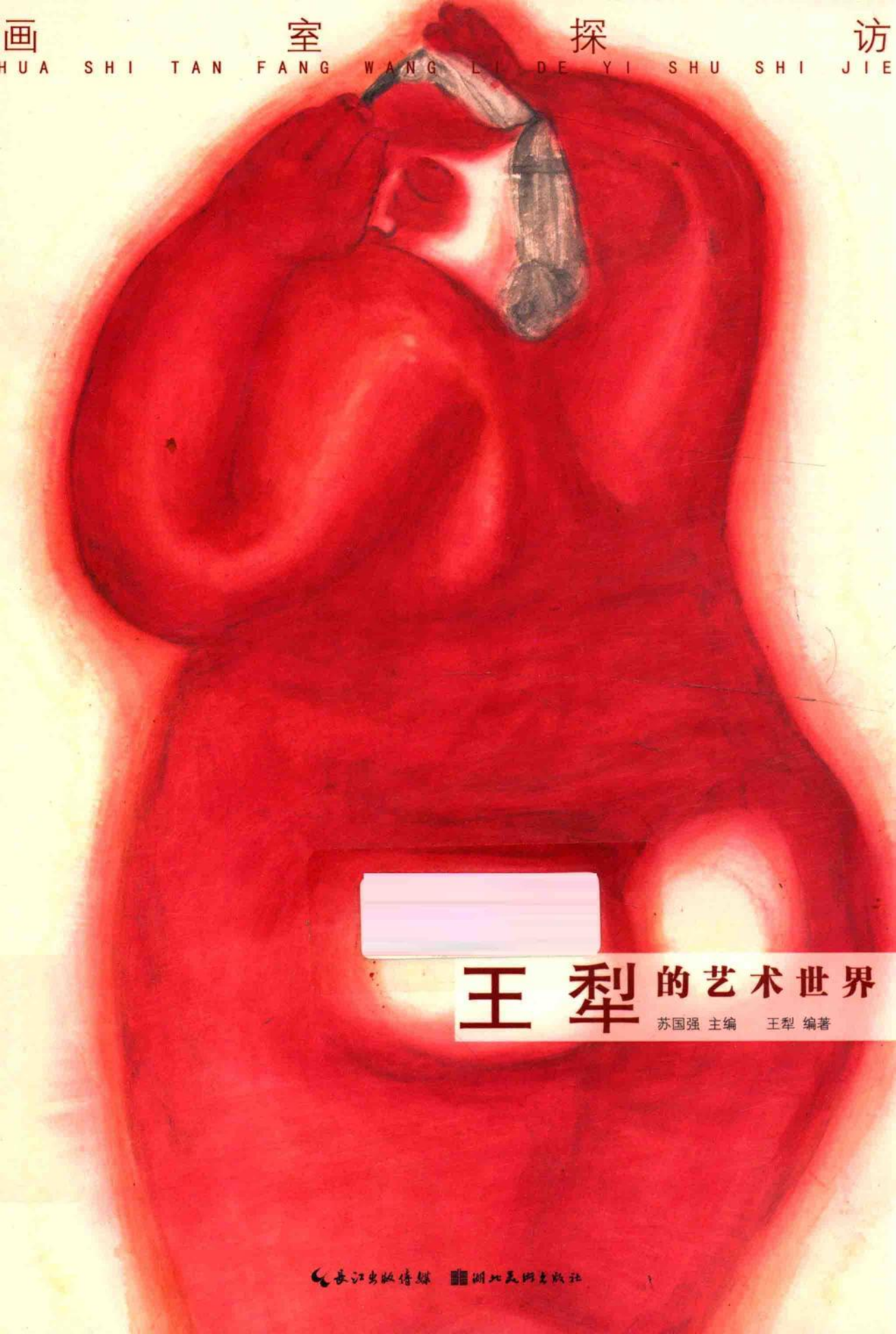




画 室 探 访
HUA SHI TAN FANG WANG LI DE YI SHU SHI JIE

王犁的艺术世界

苏国强 主编 王犁 编著

画 室 探 访
HUA SHI TAN FANG WANG LI DE YI SHU SHI JIE

王犁的艺术世界

苏国强 主编 王犁 编著

责任编辑：苏国强 雷祺竣

书籍设计：苏国强 曹柏光

丛书策划：苏国强

技术编辑：李国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犁的艺术世界 / 王犁编著. — 武汉 :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3.11

(画室探访)

ISBN 978-7-5394-6446-6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犁—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2932号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昌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

电 话：(027)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

邮政编码：430070

印 刷：武汉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6.25

印 数：3000册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画 室 探 访
HUA SHI TAN FANG WANG LI DE YI SHU SHI JIE

王犁的艺术世界

苏国强 主编 王犁 编著



目 录

- 我的学画经历 / 04
当代水墨一种异化的现实 / 32
绘瓷青花驿 / 40
懒得去死 / 43
王犁的“红” / 49
济南两日 / 51
水墨，继续流动——读王犁的画 / 58
日子累积与选择 / 66
答山东艺术学院教师党震调查卷 / 73
渐行渐远的年代——一个无以言说的王犁 / 76
王犁艺术年表 / 98

我的学画经历

文 / 王犁

父亲是南京林学院毕业的林场技术人员，母亲是一位走村串户的裁缝，到现在自己还弄不明白，怎么会从小喜欢画画。

从小生活在浙江西部新安江水库畔农村的外婆家，在慈祥勤劳的外婆关怀下，有一个幸福而快乐的童年。至今还模糊记得，外婆听到年幼的我被人欺负后的哭声，从干农活的地里冲过来袒护我的情景。父亲总是在过年的前几天回家，母亲作为乡村裁缝，逢年过节的时间最忙，但再忙也会在大年三十的下午赶回家，熬夜帮我和姐姐赶制好正月初一要穿的新衣裳。童年的梦乡里，回荡着母亲缝纫机的踩踏声和父亲埋怨母亲太劳累的斥责声，而农村小火塘的温暖，过年的鞭炮声，寒冷冬夜的犬吠，对来年生活的期待，在一年全家难得团圆的岁末，肯定会超过在回家路上伴随着的风尘仆仆的新年钟点，酝酿起来见面后的埋怨。现在回故乡，仍然能在故乡老屋的板壁上看到自己蜡笔的涂鸦，苹果、番茄，以及四脚八叉童幼时的书写，用蜡笔在纸片上画下县城“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看到楼房顶的彩旗飘飘、马路上的熙熙攘攘。我小学三年级到县城就读父亲单位的子弟小学，姐姐比我先到县城上学，我三年级的时候，姐姐五年级了。那年，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六一”儿童节少儿美术比赛，姐姐获得二等奖，而我的铅笔淡彩风景被误挂在姐姐名下，几分失落之后，在母亲的启发安慰下，也有几分得意。正是那次活动的颁奖晚会上，两位一等奖得主，当众示范作中国画，一位画了一只大公鸡，一位画了一匹骏马，在获奖小朋友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下，大笔挥挥，跃然纸上，让刚从农村到县城的我叹为观止。特别是宣纸渗化的神奇，怯生生的我挡不住好奇，壮胆挤进人群，伸手去摸了摸这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叫宣纸的材料。回家后，参照父亲买的《工农兵美术丛书——怎样画水墨蔬果》，几次尝试，把五分钱一张的油光纸先弄湿，等半湿不湿的时候，用毛笔去画出渗化的效果。值得庆幸的是就在哪天晚上，我和姐姐认识了那位画公鸡男孩的爷爷——国立艺术学院第一届秋季班毕业的老画家洪勋先生。在后来与洪勋先生的交往中，让我知道什么是中国



感受老师的艺术气质。高一的我很想拍一张象郑宗修老师丽水路草草室画室里挂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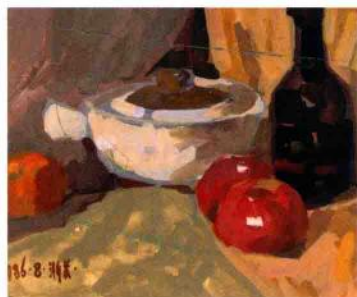
第一年附中考试不合格的通知



附中准考证



附中暑期培训班的写生 纸本设色
26cm x 28.9cm 1986年



附中暑期培训班的写生 纸本设色
26cm x 21.7cm 1986年



中学时期的风景 布面油画
21.5cm x 22cm 1988年

画，什么是宣纸，还有美术学院专门画画的学校等等。

二

由于喜欢画画，经常出差去林场不在家的父亲说：“学画得从素描开始。”在一旁踩着缝纫机的母亲说：“不要自己喜欢种树苗，让儿子画画也画树苗！”

在农村上小学，一、二、三年级各一排，挤在像电影《一个也不能少》那样的教室里，一位民办教师上完一年级的课上二年级，上完二年级的课上三年级。他一学年或许会想起来今天该上一堂美术课，这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记得一位杭州知青代课老师，在某个秋高气爽的周末，突然想起给我们上堂美术课，一年级临摹的范本是一张青菜萝卜的粉笔画，给三年级在黑板上临了一幅当时课本上的插画《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画面是一个铁拳打扁四个人，画面有点复杂，现在看来都有一定的难度，被老师提前惟妙惟肖地临摹在黑板上，着实让我佩服了好一阵子。

三年级到县城后，终于有机会上正式的美术课，职工子弟学校的美术课由体育老师兼任，虽然每周只有一节，已经让我感受到少年时绘画的快乐！小学美术课本上小小的名作欣赏和技法训练的范画，特别是几张校园写生的铅笔淡彩，我临过好几遍。到现在偶尔看到小学美术课本的“图画簿”三个字，内心深处泛起原始的温情。小学四年级时，班里冒出来一个临摹火花上刀马人物的高手，同学们一致认为他比我画得好，致使我偷偷也临摹了一些火花上的古代人物，自己觉得远不如人，打击了我好一阵画画的积极性，还好家父对我和姐姐兴趣爱好的鼓励，不至于让我在成长的莫名中不小心远离它。

上初中后，学校开设周末下午的课外兴趣小组，当时有国画兴趣小组、水彩画兴趣小组等，对于我来说是太专业的分科，不就画画，还有那么多名堂？在兴趣细化的十字路口，又茫然了好一阵子，从小喜欢在橡皮上挖个印什么的，国画兴趣小组的老师说，国画与书法篆刻有关，加上对宣纸的好奇，我选择了国画兴趣小组。这时认识了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胡则周先生，胡则周先生从严州师范毕业后，一直自己摸索着学习



湖畔 纸本水墨 34cm x 46cm 1988年

中国画，擅长画梅花，乐此不疲。兴趣小组短短一学期，自从认识胡则周先生后，中学几年里，几乎每星期的闲暇，都出没在胡则周老师家，把从剪报上临摹下来的小画，一张一张给胡则周老师看，隔一星期，胡则周老师又把修改过的还给我。在胡则周老师的修改和润色下，一张张并不成形的小画，仿佛像那么回事地展现在自己眼前，增添了我对画画的信心。

初中快毕业的那年，省城《经济生活报》记者高丕忠先生来千岛湖采访，单位安排父亲作陪，在采访的交往中，知道老王的儿子喜欢画画，就向父亲介绍美术学院有附中，教学很正规，假如能够考进附中，学习美术会更专业，并表示愿意给我引见一位他认识的美院教授。

那年寒假，家父带着我来到杭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城市，或许是冬季的萧瑟，南山路上没有什么行人，汽车也仿佛季节性上路，除了隔好长时间滑过几趟公交之外，剩下就是飘零的

行道树叶。这位记者把父亲和我带进他的山东老乡——美院油画系教授秦大虎先生家里。秦大虎老师翻了翻我带去的中国画，委婉地说：“国画是画得蛮好，但美术学院大部分系科考的是素描、色彩，附中更是考基础课素描色彩了。”这时，我才真正反应过来，小的时候父亲说的是“素描”不是“树苗”。在初中与高中之间匆忙上阵，考了两次美院附中，第一次由于秦大虎老师的介绍，还获得了准考机会，第二年自己报考，干脆连准考机会都没有获得。上高一还考了一次我后来工作的浙江艺术学校，都没有考上。由于过早的偏科，自己的文化课学习总赶不上趟，初中考高中离分数线相差太多，还好当时的美术教师方新成先生说情，对普高的领导说，假如可以破格招收我的话，这几年县中学生美术比赛的大奖肯定属于我们学校。或许是这一点打动了当时的校领导，使我不至于过早由于失学，闲荡在排岭的街头。

自从考附中失利，每个假期还会参加附中的培



冷月无声 纸本水墨 45cm x 41cm 1988年



淡雅 纸本水墨 33.5cm x 26.5cm 1985年

训班学习。在培训班上，认识了刚留校任教的陈宁老师，为人厚道认真，住在校园里学生宿舍楼南面，一栋两层楼的一楼，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小房间，还两人隔住，再隔一间就是他的好友，同年留校的王赞老师，当时王赞老师新婚不久，掀起门帘，进口口的挡板上，还贴着一张彭小冲画的仙桃，题着恭贺新婚燕尔的文字。去的次数多了，慢慢知道这层楼还住着王作均、朱红、宋钢等八十年代的美院才俊。自从认识陈宁老师以后，只要我到杭州都会住在陈宁老师那儿，或者在他的画室，或者在他的宿舍，甚至我带着老家的画友，他也让我们在他那间狭小昏暗的房间里挤一挤，现在想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帮助。当时，他正在画一张藏民的大画，画室开始在景云村美院招待所的二楼，后来搬到现在已经拆除的工艺系一楼隔成四格的一间教室里，进门口是张浩老师，进去是陈宁老师，隔壁是王赞、周雷，周雷好像不常出现。他们边画画边隔着木板谈论着有趣的事情，或者分享刚卖掉画的喜悦。那张藏民的作品后来入选了六届美展，在南京展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张主题性创作，从草图到完成的前前后后。

浙西山青水秀，家乡的美术爱好者，大多喜欢画风景或者山水，我选择国画人物也是缘分。1987年9月，县教师进修学校和两所中学来了几位省城大学的年轻教师，教师进修学校的那位叫刘涌，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人物专业，刚分配到杭州教育学院美术系，被安排到淳安教师进修学校锻炼。更年轻的我们，并不懂得他们学业有多高超，而是深深地被他们不同于小镇的城市气息所吸引，画画、下围棋、不拘小节、高声大叫地唱“西北风”。或许喜欢画画的人，天生向往那些具有波希米亚性格的人，而刘涌老师就是这种质地的人，使青春的我们努力地走近他。大学教师下基层锻炼一年的时间很短，他们很快离开县城，那时没有电话，长年也不太会有一次到杭州的机会，我几乎每个月都寄自己的速写给刘涌老师看，他批改后又寄还给我，幼稚的人物速写旁留着刘涌老师密密麻麻的批注，以及人物结构关系的图示，一两年下来厚厚的几大摞，现在回老家偶而翻到，仍然感慨不已！

三

参加高考三次，第三次才考上浙江美术学院（考上的第二年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其实不管考几次，能

考上美术学院，对于我来说都是幸运的事。

那个年代考美术学院，要先寄报考作业，经过初审合格，才有初试准考证。先初试素描，隔天就张榜初试通过名单，再是复试素描、速写、专业写生、创作。1990年高中毕业，第一次寄作业报考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专业，初审都没有通过，于是开始了自己两年的考前生涯。考前在杭州学画，大部分时间住在跑马场路附近的财神殿7号，虽然学习很辛苦，但我一直很怀念那段仿佛考学就是信仰的日子。

刚来杭州，先住在浙大附近的青芝坞，一间进门右侧的小屋，对面还有一位省艺校因为谈恋爱被退学的画友。每天一早，骑自行车穿过植物园、北山路、少年宫、湖滨等，到南山路美院版画系的培训班上课。记得房子刚租好时，陈宁老师骑着自行车，跟着我一同回来，关心我安顿得怎么样，在植物园到玉泉路的大斜坡上，滑了一大跤，他爬起来看到我不安的样子，还安慰我说：“不要紧！不要紧！”比我先到杭州学画的胡雪晴和刘坚住在财神殿7号，从财神殿到美术学院与从青芝坞到美术学院路途差不多，我在租的房子到期后搬了过去，与这群难兄难弟厮混在一起。

财神殿7号，坐落在跑马场路西头的拐弯处，靠近浙大后门，我们租住的房子，在房东的后院，侧面开门，独门独户的三间平房，虽然有点简陋，对我们来说，真是得天独厚的自由王国。我们房子的后面是旧时去古荡、西溪的水道，水道上离住房不远有一座石桥连接天目山路，小桥流水，闹中取静。住房前面是大面积的稻田，跑马场路有一段穿过稻田延伸到浙大后门的马路，每一次在浙大四食堂吃过饭后，会有一群穿着又大又脏牛仔服的人，骑着单车唱着喊着穿过稻田，背后是一片火红的晚霞，一派“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何勇）的青春记忆。财神殿七号有三拨人，来自宁波慈溪的毛慈洁、余者新等，来自建德的潘庆忠、阿雄（叶富雄）、厉伟、裘一岚等。厉伟的父亲是医生，他不时说些与医学有关不着调的话，我们都学会用建德方言叫他“厉医生”。还有就是淳安出来的刘坚、



高考前画喜欢高更的女孩 纸本炭粉 38.5cm x 26cm 1992年



一个喜欢高更的女孩 纸本炭粉 38.5cm x 26cm 1991年

王犁画



水墨人体写生 纸本设色 54cm x 69cm 1995年



人物 纸本设色 110cm x 69cm 1999年

胡雪晴、王犁，以及从版画系培训班跟过来的安徽人陶相杰。大家其乐融融地挤在财神殿七号的三间小平房和周边的屋舍里，由于青春的缘故，荷尔蒙的作用，不时也会演绎一些你情我愿的情感故事。建德来的潘庆忠是我们中间的考学前辈，几年的积累，已经把手艺练得很熟，只在考季出现，平时在家乡补习文化课。阿雄为人热情，动手能力特别强，经常吹嘘：“除了航空母舰以外，天下所有东西都会拆装修理。”确实，在家乡拆装农用车的本事，应付一点日常小事肯定没问题，于是大家伙儿一有难处，需要人力帮助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毛慈洁写的一手好字，聪敏机灵，应变能力特别强，同时崇拜弘一法师和苏曼殊两个不同类型的前贤，以这两位处于两极的人物为榜样，着实有点难为他。他也会在本地的捡来的原始陶器上，用水粉调色画上中学历史课本上看到的彩陶纹样，吹嘘它的价值。大家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一件事：一次在城站火车站画速写，半夜领回来一个女孩，一会儿说自己是贵州人，一会儿说自己是天津人，告诉我们自己从家里逃出来，身上没有钱，生活没有着落，大家觉得她可怜，把她留在一起学画的女生处，东住住，西住住，吃饭也是我们一群人口粮中的百家饭，还在我们的掩护下，参与考前班画画，一呆就是半年多，不记得什么时候消失，我只记得，她让我们叫她“小机器”，这事最初与毛慈洁有关，后来我问毛慈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第一年，在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培训班学习，培训班办在学院边上景云村毛源昌招待所里，班长是安徽人袁由敏，他一年就顺利考上美术学院的工艺系，现在已是学院教务处副主任。当时的画友陶相杰一直与我有联系，在老家做药材生意，闲暇时不时发来一条半文半白的短信问候。虽然没有在杭州上学，但隔几年来一次杭州，都会成为我们考前好友聚会的理



人物 纸本水墨 139cm x 69cm 1992年



人物 纸本水墨 139cm x 69cm 1992年

由。上课的教师有张奠宇、邬继德等老一辈，也有孔国桥、邱志杰等在校研究生、本科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件事：其一，朱维民老师来上课，我问他怎样才能把造型基础打得扎实一点，朱维民老师说，多画速写，从现在开始，当你画的速写纸多得可以从你学画起步的地方铺到美术学院的大门口，你就自然考进美术学院了，并举自己女儿学画的例子，说她一有空就去河坊街吴山下画画，画到那个量了，自然踏进了美术学院。其二，王公懿老师在隔壁班上课，大家会指指点点，说那就是王公懿老师，想想看王公懿老师那个年代的盛名，已经波及我等考生。我带速写请她指点，她在速写上没

有说多少，对我说起了日本的铃木大拙与禅宗的人生观，现在想起来应该什么也没有听懂，也不知道那时是怎样点头称是的。其三，蔡枫老师给我们上完课，在毛源昌招待所大堂沙发上坐下，伸手从自己牛仔裤兜里摸出一本《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长坂坡》，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原来美术学院老师也看我喜欢的小人书。

那几年，杭州学画的考生汇集玉皇山和浙大两处。第二年，我就转战浙大一带，浙江大学附近里东山弄、青芝坞、玉泉有大小多个画室，十五中洪月明老师办的最为有名，轻易还进不了。我开始在玉泉一带几个小画室里学习，还好油画系的秦大虎



人物 纸本设色 139cm x 69cm 1995年

老师与洪月明是附中同学，写了一张便条，才进洪月明老师办的画室。现在看来，洪月明老师的教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大多也是让美术学院版画系三年级邱志杰、王晓时等同学来上课，主要是教学纪律管理上比其他培训班严格，非常适合那个年龄段刚开始脱离家庭约束的艺术青年。那个阶段，我除了大量地画速写外，就是画四开或者对开半身带手的素描。记得，我画出一张有点像样的半身带手时，洪月明激动地说：“就这样画，这个水平画出二十张，我带你去见吴山明。”半年后，等我画出二十张时，洪月明老师好像忘记他说的话了，我也不敢提起。大学三年级吴山明先生给我们上意笔人物写生课时，我还对他说起这个故事。

1992年，考上了自己梦想的学校，直到大二春天的考季，还梦到要赶紧起床赶考，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美院寝室的床上，暗自松了口气，考学对那个年龄的我来说是多么紧张的事！

四

大一军训回到校园后，先是系里给新生开会，系主任吴山明老师特地邀请了章祖安先生代表教师给新入学的本科生、研究生讲话，当时蒋进老师刚考上书法的研究生，还代表新生发言。晚上班主任吴宪生老师又约我们见面，记得吴宪生老师对我们说：“一个好的班级，水涨船高，好的会更优秀。一个一般的班级，班里最好的成绩，放到前后届比也就一般。”希望我们要团结，心思放在学习上，他在我们一年级的阶段要去法国考察，委托唐勇力老师代班主任，管理我们的教学和大部分造型课，一年回来后看我们的成绩。



《拉萨 拉萨》草图 纸本水墨 25.5cm x 91.5cm 1996年

上学后大量的人物写生和临摹课，那些原来只有在书上看到的名字，在不同课程的课堂上，站在自己的身边辅导我们，使自己头脑中充满着上学后的兴奋。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附中上来的高手，他们附中四年可以说是贵族式的绘画训练，现在想来确实有太多过人之处，当时还不服气！总觉得自己也是高手，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的作业，在造型认识上与附中上来的高手如卢轶、吴高岚、张力等还有太多的距离。有时会暗自庆幸自己的盲目，假如，那时没有一点盲目自大和阿Q精神，就会少了好多冲劲！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教学模式是从潘天寿那一代就开始，通过几代教育家努力积累的成果，浙派人物画的传统审美立场，更是为以西方造型基础训练为主的人物画学习开了个好头。国画系虽然是人、山、花、书法分科教学，但四年本科几乎都会涉足，只是在专业倾向上各有侧重，特别在传统绘画的临摹上，已经形成了非常具体的课程安排，一

环扣一环。我们看当时潘天寿先生、吴弗之先生、诸乐三先生、陆维钊先生等美院的老前辈讨论教学的记录档案时，会发现那些优秀的前辈教育家是怎样一本帖、一张画地去构筑他们的教学体系。

全校包括附中也只有四百来号学生，全校教职员工加起来是学生的两倍还要多，系主任几乎可以叫出全系同学的名字，专业教师兼任班主任非常了解同学的性格。期末全校教学检查完后，教务处主任冯远老师会在校园里碰到一个同学谈起对他专业的具体看法。大一时，我就被他逮住，说期末的教学检查中，发现我书法很薄弱，作为中国画系的学生，要重视书法的训练，并表示可以帮我介绍一位书法专业的老师，平时多多请教，看冯老师亲切严肃的样子，我为自己的不尽力而感到不好意思！冯远还说自己刚考上美院研究生时，方增先先生为了加强他传统方面的笔性，给他介绍卢坤峰老师学习兰竹。艺术院校就是在这样了解人的氛围中代代相传，美院最影响人的是先贤、前辈、老师、毕业学



长、高年级的同学带来的各种优秀的参照、还有自我要求以及青春期的不服输和对未来的期待等等，这种精神正是这个年龄段最有益的品质。

本科四年里，我自己感觉一年级的造型基础课和大四的毕业创作收获比较大。一年级刚到学校，一切都很新鲜，很激动，学习很努力。特别是第一单元素描课，唐勇力老师要求每天都要写学习笔记，一星期给他看一次；每周一上课前，在教室布置十张以上的课外速写，我们班的同学，都会画几十张到近百张，选十多张布置，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第二学期末。四年级毕业创作是吴宪生老师和徐默老师辅导。由于毕业考察去的是西藏，我从考察收集的素材出发，想画一张生存与生命有关的创作，而且有生成水墨装置的企图。毕业创作展要反映本科四年学习的成绩，整个构思，一半是写实的水墨人物群像，一半是抽象水墨的剪贴，当小稿出来后，大家一致认为只要画出写实部分群像的一半女性部分，就很不错了。到阶段教学检查时，山

水的陈向迅老师认为，把四分之一中的一段做透，已经很了不起了。于是，吴宪生老师鼓励我，先开始画，画起来就知道难度了，这个四分之一就是后来完成2米×8米的《拉萨 拉萨》。画的过程中，真有点豁出去的感受，整整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画完以后，深深地感觉到本科学习如同过桥，摇摇晃晃的不着调，下面又激流涌动，没有老师的搀扶，抵达彼岸真是难以想象。我觉得院校的学生只有通过毕业创作这个艰苦的过程，才可能开始体会到作为艺术家创作的甘苦。现在想起来，真要感谢吴宪生老师四年对我们班如父亲般的关怀！

五

大学三、四年级，开始喜欢张承志的随笔，喜欢北方的风土人情，希望毕业以后可以去北方工作，系里的吴山明老师和学院的冯远老师也帮助写信推荐，最后落在开封的河南大学美术系。由于自己毕业时，英语没有通过学院要求的及格线，没有拿



拉萨 拉萨 纸本水墨 200cm x 800cm 1996年

到学位证，在河南大学人事处报到时碰到了麻烦，系里面的领导都希望我先留下来，考虑下一年补上文凭，再办人事手续。于是开始一年开封杭州来来去去地南北宋两京行走，睡梦中满耳火车轮子声。一年后，还是在原来系里老师和自己班上同学岚岚的热情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杭州。虽然没有满足去北方生活的梦想，但我仍然特别感谢那个时候，在人生地不熟的开封，帮助我的师长丁中一、王彦发、赵振乾等先生，以及在生活上帮助我的朋友张海军先生！与张海军真有点缘分，左拐右拐又成了现在的同事。

工作几年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主要精力在教学，业余时间尽量多画些画。一个有经验的教师都有一种体会，美术教学假如一个教师与十五个以内学生的比例，在三周以上的教学单元里基本可以主动控制教学节奏，带出一个理想的效果。随着人数五个为单位的增加，教师控制教学效果的能力会

按这个比例下降，现在有些院校一比三四十的比例的大学教育，那肯定是可怕的“放羊”。作为教师肯定更多的是责任，再是由于教学效果的理想而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的产生，首先是教师了解班级同学的性格后，调动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并产生超出正常教学节奏的作业量，一个不能少的整体进步。一个单元学习下来，教与学都会很辛苦，但也很高兴！我经常与同学们讨论，简单的快乐总是来得也快，去得也快，经不起品味，也不会珍惜！那种不容易得到，靠自己辛辛苦苦努力获得的进步，才是有厚度经得起品味的快乐！让我们不妨下把狠劲试试看，真正品尝一下绘画的快乐！

在十年来教学经历中，不时会带来一些值得深思的事情。最初，在浙江艺术学校工作，面对高中年龄段的学生，当时，舞美专业的中专生，面临舞台艺术萧条的大环境，剧团几乎不进入，而影视的拍摄热又还没开始，大部分同学学习目标转向美术类高考。96